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十辑

天使的愤怒



译林出版社



天使的愤怒

RAGE OF ANGELS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 著 林珍珍 钱 炜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的愤怒 / (美) 谢尔顿 (Sheldon, S.) 著; 林珍珍, 钱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6. 7 (1999 重印)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

书名原文: Rage of Angels

ISBN 7-80567-507-4

I. 天… II. ①谢… ②林… ③钱…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6137 号

书 名 天使的愤怒
作 者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
译 者 林珍珍 钱 炜
责任编辑 陈肇芬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淮阴亨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625
插 页 4
字 数 316 千
版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507-4/I·265
定 价 (精装本)20.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的话

西德尼·谢尔顿(Sidney Sheldon, 1917—)是当代美国著名作家,迄今为止,共发表了多部长篇小说,几百部电视剧本,还发表了不少电影剧本和舞台剧本,有的剧本获得了“奥斯卡”奖和“托尼”奖。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均畅销一时,曾被译成三十几种文字流传国外。《天使的愤怒》出版后长久畅销不衰。美国有的评论文章称它是“一部灿烂的严肃小说”,尽到了“小说所能尽到的职责”。

本书描写了一位正直而富有才华的青年女律师的奋斗、爱情、堕落和幻灭的生活经历。法学院高材生詹妮弗·帕克毕业后,信心十足地走上社会,满以为从此可以为主持正义大显身手。谁知,她渴望为社会寻求正义,社会却不是那么公正地对待她。后来,在律师亚当·沃纳等人的帮助下,她总算靠自己的才智慢慢地在法律界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声誉。可是詹妮弗的爱情生活是不幸的,在她知道亚当无法跟妻子离婚后,毅然离开了他,把全部爱心倾注在亚当留给她的孩子乔舒亚身上,一心从事律师事务。可是,一个杀人犯绑架了她的儿子,执法机构又帮不了她的忙。于是,她不得不求助于黑手党党魁迈克尔。从此,她陷入犯罪集团的掌握之中,无法摆脱,只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乔舒亚身上,但不久乔舒亚又不幸丧生。后来她决心脱离黑手党,冒险救了处在危急之中的亚当,自己却倒在迈克尔的枪下。

人们在感叹女主人公的命运之后,不由得掩卷深思:究竟是谁酿成了她的悲剧。显然,这个悲剧是社会造成的。她虽然力图“独立不羁”,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她还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堕落的旋涡。作者在书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弊端,并在小说的后部,着重描述了黑手党迈克尔家族被击溃。作者企图给人一种暗示:“天使”(即正义的力量)一定会战胜恶魔——小说题目的寓意

也就在这里。

本书从第四十三章起至全书结束，系姚暨荣同志协助翻译。在翻译中还得到了黄仁鹏、钱佐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纽约：1969年9月4日

猎手们四面包抄过来，捕杀即将开始。

两千年前，在罗马的纳罗尼斯竞技场——又名柯洛悉姆竞技场——里，贪馋的狮子，怒目圆睁，正张着血盆大口，向站在血迹斑斑的沙地上的猎物步步进逼，恨不得一下子将它撕成碎片，吞下肚去。今天，在文明的二十世纪，这围猎的场地却设在曼哈顿闹市区刑事法庭大楼的第十六号审判庭上。

在斯威多尼斯^①的位置上坐着法院的速记员，他将为子孙后代留下这次审讯的详尽记录。几十名记者和来宾被报纸上有关审理谋杀案件的新闻所吸引，为了弄到一个座位，早上七时便赶到这里，在门口排成了一字长蛇阵。

坐在被告席上的狩猎目标是迈克尔·莫雷蒂。他年纪才三十出头，沉默寡言，模样英俊不俗，但脸上的横肉却给人以粗犷凶残之感。他身材修长，头发乌黑，发式入时，凸出的下巴上出人意外地长着一个酒窝，一双青黑色的眼睛深嵌在眼窝里。他身着定制的灰色西服，浅蓝色衬衣配着深蓝丝领带；脚上是一双定制的皮鞋。迈克尔·莫雷蒂除了不时用双目扫视审判庭外，纹丝不动。

向他发起攻击的狮子是罗伯特·迪·西尔瓦。这位纽约县^②的地区检察官，虽然身为公众的代表，脾气却向来暴躁。他精力充沛，生性好动。平日说话做事总是急急忙忙，好像赴什么约会已经迟到了五分钟似的。这与迈克尔·莫雷蒂的好静不好动的脾性恰

① 斯威多尼斯是公元一世纪时罗马的传记作家，曾任海屈里安皇帝的私人秘书。

② 在美国，县是州以下最大的行政区。

恰成了鲜明的对照。西尔瓦身材矮小，骨架粗壮，花白的头发推成了平头，看上去有点儿背时。他不停地挪动着身体，好像正与想象中的对手进行拳击比赛。他年轻时的确当过拳击手，脸上和鼻子上至今还有拳击留下的伤疤。在拳击中他曾打死过一名对手，但他从未为此感到过内疚；打这以后，好多年过去了，可究竟什么是恻隐之心，他还是一窍不通，得从头学起呢。

罗伯特·迪·西尔瓦雄心勃勃。他之所以能步步高升，直到身居地区检察官的高位，一不靠金钱贿赂，二不靠亲友提携，全靠个人奋斗。他把自己装扮成一心为公众服务的仆人。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好惹是生非的泼皮无赖，向来不忘旧恶，也从不饶恕仇人。

按照惯例，像今天这样的审讯，地区检察官迪·西尔瓦根本不用亲临现场。他有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任何一个高级助手都可以胜任对该案的起诉。可是打一开始起，迪·西尔瓦就拿定主意，非亲自办理莫雷蒂的案子不可。

有关迈克尔·莫雷蒂一案的报道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他是东海岸五个黑手党家族之首、安东尼奥·格拉纳利的女婿。安东尼奥·格拉纳利年事已高，人们纷纷议论，都说他选中迈克尔·莫雷蒂做女婿，是要他接替自己的位置。莫雷蒂与几十起残害人体以至谋杀的案件有牵连，可是没有一个地区检察官能抓到任何确凿的证据。这是由于莫雷蒂处事谨慎，在自己与那些执行他命令的打手之间设置了层层防线。迪·西尔瓦花了三年时间，亲自收集莫雷蒂触犯法律的证据，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而现在，迪·西尔瓦突然交上了好运。

卡米罗·斯特拉是莫雷蒂手下的一员干将，他是在一起抢劫杀人案中被逮捕的。为了活命，他表示愿意坦白交代。这对迪·西尔瓦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它将使东海岸最强大的黑手党家族土崩瓦解。莫雷蒂将因此身受电刑；而他，罗伯特·迪·西尔瓦则可以一举登上奥尔巴尼城纽约州长的宝座。纽约州历任州长中许多人后来都入主白宫，例如马丁·范布伦、格罗弗·克利夫兰、

特迪·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迪·西尔瓦希望成为他们的后继者。

州长选举将于次年进行。纽约州势力最强大的政治领袖曾找过迪·西尔瓦，口授机宜说：“通过这一案件，你可以大出风头，博比^①。你将被选为州长候选人，最后正式当选。只要你牢牢抓住莫雷蒂不放，你肯定会成为我们的候选人。”

罗伯特·迪·西尔瓦慎之又慎，为迈克尔·莫雷蒂一案做了大量过细的准备工作。他指示助手收集各种证据，清除每一个尚未完成的细节，堵塞每一个漏洞，以防莫雷蒂的辩护律师钻空子。

挑选陪审团成员前后花了整整两个星期。西尔瓦坚持要挑选六名候补陪审员，以防出现无效审判的局面。以往，在审讯涉及黑手党的骨干分子时，陪审员常常莫名其妙地失踪，或者是碰上了致命事故。所以这回从一开始迪·西尔瓦就对陪审团成员采取了隔离措施，每天晚上都让他们秘密地隐藏起来，谁也别想接近他们一步。

迈克尔·莫雷蒂一案的关键人物卡米罗·斯特拉是这次审讯中最重要的证人，自然受到更严密的保护。地区检察官本人对于几年前艾贝的猝然死亡记忆犹新。艾贝·利尔斯当时是政府方面的证人，他被安排住在柯尼岛半月旅馆的六层楼上。虽然派了六七名警察日夜看守，不料他竟然从窗口“蹦”了出去，坠地身亡。这一回，迪·西尔瓦亲自挑选负责卡米罗·斯特拉的保安人员。在开庭之前，斯特拉每晚换一个住处。眼下法院已开庭审理此案，斯特拉被移至一间孤零零的单人牢房，由四名武装警卫担任警戒，任谁也不准接近。斯特拉明确表示，只有迪·西尔瓦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使迈克尔·莫雷蒂无法对他实行报复，他才愿意出庭作证。

我们的故事从审讯进入第五天的早晨开始。

^① 博比是罗伯特的昵称。

这是詹妮弗·帕克第一天出庭。她和另外五个年轻的地区律师坐在公诉人席上。他们六人都是那天早上宣誓就职的。

詹妮弗·帕克今年二十四岁，身材苗条，深棕色头发，皮肤白皙，脸部表情丰富，一双碧眼显得又聪明又深沉。她的脸庞虽然谈不上美丽，但却别具一种引人注目的魅力，眉宇间不时流露出高傲、无所畏惧而又敏感的神情。一言以蔽之，这是一张叫人看了难以忘怀的脸。此刻，她正襟危坐，凛凛然抵御着人世间的妖魔鬼怪。

这一天，詹妮弗·帕克一清早就闯下了大祸。上午的宣誓仪式定于八点钟在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举行。隔夜，詹妮弗便把次日早上要穿的衣服摆在一旁，把闹钟拨到六点整，以便起床后有充裕的时间洗头发。

哪知闹钟出了故障，没有按时响铃。詹妮弗一觉醒来已是七点三十分，她不由得大吃一惊。在慌乱中她扭坏了鞋后跟，只得穿着袜子在屋里跑来跑去，匆匆忙忙地换好衣服。她砰地一声锁上了她公寓的那间房门，可门刚锁上，她就发觉忘了带钥匙。她本打算坐公共汽车到刑事法庭大楼去，但时间紧迫，刻不容缓，只得奔跑着，要了一辆出租汽车，也顾不得自己是否付得出车钱。不巧又遇上一个噜苏的汽车司机，一路上滔滔不绝地大谈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废话。

当詹妮弗最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伦纳德街第一百五十五号刑事法庭时，已经迟到了十五分钟。

检察官办公室内共有二十五名律师，其中大部分是刚从法学院毕业出来的年轻人，个个风华正茂，心情激动，迫切地希望为纽约县地区检察官效劳。

这间办公室的墙上嵌有镶板，陈设朴素淡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室内摆着一张硕大的办公桌，桌前有三把椅子，桌后是一把舒适的皮椅子，还有一张长会议桌，四周围着十数把椅子。靠墙的橱柜里摆满了各种法律书籍。

挂在墙上的镜框里装着四张照片：吉·埃德加·胡佛，约翰·林德赛，理查德·尼克松和杰克·但姆普赛。这四个人都在自己的照片上亲笔签了名。

当詹妮弗一面道歉，一面匆匆进办公室时，迪·西尔瓦正在讲话。检察官一见到她，立刻停了下来，转过身去望着詹妮弗，说：“怎么搞的？你以为这儿在干什么，……正举行茶话会吗？”

“我实在太抱歉了，我……”

“我才不管你抱歉不抱歉呢！下一回不准再迟到了！”

在座的人一个个望着詹妮弗，眼光里暗含着对她的同情。

迪·西尔瓦转过身面对着大家，厉声说：“我可清楚你们到这儿是干什么来的。你们只是准备在这儿工作一段时间，以便学会法庭上的一些诀窍。什么时候你们认为自己学得差不多了，便远走高飞，去当名噪一时的刑事律师。你们中可能有人会干得相当出色——我是说可能有人——有朝一日会接替我的职务。”迪·西尔瓦说罢朝他的助手点了点头。“让他们宣誓就职。”

他们以低沉的声音宣了誓。

宣誓仪式结束后，迪·西尔瓦说：“好。你们现在都是宣过誓的司法人员了。愿上帝保佑我们。这间办公室是实实在在地干一番事业的场所，但你们可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奢望。你们首先必须埋头于研究法律，起草传票、逮捕状等等公文。凡是法学院教给我们的那一套东西，都要做。在今后一两年内，你们休想直接审理任何案件。”

迪·西尔瓦说到这儿，停下来点燃一支又粗又短的雪茄烟。“眼下我要对一个案件提出起诉。你们当中也许已经有人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情况。”他说话时带着嘲讽的声调，“我准备从你们当中挑选六个人替我办些杂务。”话音刚落，詹妮弗第一个把手举了起来。迪·西尔瓦犹豫了片刻，随后终于同意她和另外五个人给他做帮手。

“到第十六号审判庭去。”

在离开办公室时，他们每人领到了各自的身分证。詹妮弗并没有被地区检察官的态度吓住。他是应该厉害一点的，她暗自寻思着，他的工作来不得半点疏忽。现在自己即将开始为他服务了。她成了纽约县地区检察官工作班子的一员了！法学院那漫长而又单调的学习生活终于结束了。不知怎么搞的，那些法律教授总是把法律说成是玄之又玄的东西。詹妮弗却有法子透过这一切，看到光明的彼岸，那就是和人类及其种种蠢事打交道的真正法律。詹妮弗毕业成绩名列全班第二，名字上过《法学院评论》。她初次出马就顺利通过了律师考核，而与她一道应考的人中有三分之一却名落孙山。她自以为她是了解罗伯特·迪·西尔瓦的，确信自己可以完成他交给的一切任务。

詹妮弗早已在家做了一番准备。她知道地区检察官手下分为四个部门，分别负责审讯、上诉、非法买卖和诈骗案。她很想知道会把自己分在哪个部门工作。在纽约市有二百多位助理地区检察官。而五位地区检察官分属于五个行政区。自然，曼哈顿是最重要的行政区，罗伯特·迪·西尔瓦理所当然地是最重要的地区检察官。

眼下，詹妮弗正坐在法庭的检察员席上。她的双眼注视着罗伯特·迪·西尔瓦办理案子。她一眼就看出他是一个强有力而不留情面的审问者。

詹妮弗瞟了被告人迈克尔·莫雷蒂一眼。她看过关于他的全部材料；尽管如此，她无法使自己相信迈克尔·莫雷蒂是一名杀人犯。他看上去像是一位年轻的电影明星，正以法庭为背景在拍摄电影似的，她这样想着。

莫雷蒂坐着纹丝不动，只有青黑色的双目的神色反映出他内心的烦乱。他的双眼滴溜溜地不停转动，窥探着法庭的每个角落，似乎在盘算着如何伺机逃遁。然而，想要逃之夭夭是万万办不到的。迪·西尔瓦早已做了周详而充分的准备。

卡米罗·斯特拉站在证人席上。拿动物来比，斯特拉酷似一只黄鼠狼。他狭长的脸又瘪又瘦，一对薄薄的嘴唇，两排黄黄的獠牙，

两眼贼溜溜地东张西望，使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撒谎行家。罗伯特·迪·西尔瓦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他外表上的缺陷。不过他认为这一点无关大局，重要的是斯特拉在法庭上的讲话。他将要披露许多人闻所未闻的恐怖故事，谁听了以后都将确信无疑。

地区检察官走到证人席上，卡米罗·斯特拉已经在这里起过誓。

“斯特拉先生，我要本法庭陪审团注意到如下这些事实：按你本意，你是不愿出庭作证的。为了说服你到庭作证，本州已经同意把指控你所犯的谋杀罪，减为过失杀人罪。这一切情况属实吗？”

“是的，大人。”他的右手手臂开始微微颤动起来。

“斯特拉先生，你认识被告迈克尔·莫雷蒂吗？”

“认识，大人。”他的视线避开迈克尔·莫雷蒂坐着的被告席。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我曾在麦克手下干过事。”

“你认识迈克尔·莫雷蒂多久了？”

“大约十年。”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来。

“请你大声点，好吗？”

“大约十年。”这时他的颈部开始颤抖不止。

“你是不是说你以前和被告关系密切？”

“我抗议！”迈克尔·莫雷蒂的辩护律师托马斯·柯尔法克斯站了起来。他身材颀长，一头银发，五十开外年纪，是犯罪集团组织的军师，也是全国最精明的刑事犯辩护律师。

“地区检察官正在设法向证人套供。”

劳伦斯·沃特曼法官说了声：“确认。”

“我问你：你以什么身分给莫雷蒂先生工作？”

“你们可以把我称做排除障碍的打手。”

“你能不能讲得更明白点？”

“好。一旦发生了麻烦，比如有人背叛了，麦克便叫我去除掉他。”

“那你是怎么去做的呢？”

“这个——靠我的力气呗。”

“你能给陪审团举个例子吗？”

托马斯·柯尔法克斯站起身来。“我抗议，法官先生。这样提问问不到点子上。”

“不予考虑。证人可以继续回答。”

“哦。麦克放高利贷，对吧？两三年前，吉米·塞勒诺拖欠债务，没有按时偿还，于是麦克派我去教训他一顿。”

“是怎么教训的？”

“我打断了他的双腿。喏……”斯特拉一本正经地做着解释。“要是轻易放过一个拖欠债务的人，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学他的样子。”

罗伯特·迪·西尔瓦眼角一扫，看到陪审团的每个成员脸上都露出惊诧的神色。

“除了放高利贷以外，迈克尔·莫雷蒂还干了哪些勾当？”

“啊，上帝！这些勾当还是由你来讲吧。”

“我要你自己讲，斯特拉先生。”

“好吧。喏，比如在滨海区，麦克跟工会厮混在一起，跟服装业也同样。麦克还开赌场、夜总会，收废品，供应亚麻布制品，等等。”

“斯特拉先生，迈克尔·莫雷蒂眼下因谋杀艾迪·雷莫斯和阿伯特·雷莫斯而受审。你认识这两个人吗？”

“噢，认得。”

“他俩被杀害时你在场吗？”

“在场。”此时他浑身上下似乎都在颤抖。

“到底谁是真正的凶手？”

“麦克。”他和迈克尔·莫雷蒂两人视线倏地相遇，斯特拉慌忙掉过头去。

“是迈克尔·莫雷蒂吗？”

“是他。”

“被告当时告诉你为什么要杀死雷莫斯兄弟俩吗？”

“喏，艾迪和艾尔^① 登记赛马……”

“你是说赛马赌博登记吗？非法的赌博，对吗？”

“是的。麦克发觉他们两人耍滑头。你知道，他们是他的手下人，他必须好好教训他们一顿。他想……”

“我抗议！”

“确认。证人要据实回答问题。”

“事实是麦克叫我去请他们两个……”

“你指的是艾迪·雷莫斯和阿伯特·雷莫斯？”

“是的。请他们去参加帕列岗举行的一次不算大的晚会。帕列岗是滨海区一个私人俱乐部。”说到这里，斯特拉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一只手抖动不止，于是将另一只手紧紧按在上边。

詹妮弗转过头朝迈克尔·莫雷蒂望去。只见他无动于衷地端坐着，脸部和身子始终没有动过一次。

“后来呢，斯特拉先生？”

“我开车接来了艾迪和艾尔，将他们带到停车场。麦克站着等他们。两人走下车时，我退到一边，麦克立即举枪猛扫了一阵。”

“你看到雷莫斯兄弟扑倒在地了吗？”

“看到了，大人。”

“他俩被打死了没有？”

“他们把他俩当死人一样埋了。”

审判庭里响起一阵喧闹声。迪·西尔瓦待恢复安静之后继续问话。

“斯特拉先生，你在本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会把你自己牵连进去，你明白吗？”

“明白，大人。”

“还有，你是宣过誓的；你也知道，本案关系着一个人的性命。

① 艾尔是阿伯特的昵称。

这些你也明白？”

“明白，大人。”

“你亲眼看到被告迈克尔·莫雷蒂因他俩藏匿钱财就动手枪杀，对吗？”

“我抗议！他在套供。”

“确认。”

地区检察官扫视了陪审员一眼，他们的表情告诉他官司已经打赢。他转过身来对着卡米罗·斯特拉。

“斯特拉先生，我知道你今天到庭作证需要巨大的勇气。我谨代表本州人民，向你表示感谢。”他转身对托马斯·柯尔法克斯：“现在该你来盘问证人了。”

托马斯·柯尔法克斯从容地站了起来。“谢谢，迪·西尔瓦先生。”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面向法官席说，“现在已快到中午了，我不想使我的盘问中途停顿。我提议暂时休庭，待午饭后我再来盘问。不知法官先生以为如何？”

“很好。”劳伦斯·沃特曼法官敲了一下小木槌，宣布说：“本庭现在休庭，下午二时继续开庭。”

大家纷纷站起身来。法官起立，通过边门朝他的议事室走去，陪审员开始鱼贯走出法庭。四个武装法警簇拥着卡米罗·斯特拉，护送他穿过审判庭前端的一扇边门，走进证人室。

迪·西瓦尔一下子被记者包围住了。

“你能向我们发表一项声明吗？”

“你认为到目前为止本案审理工作进行得怎么样，地区检察官先生？”

“审讯结束之后，你打算如何保护斯特拉？”

往日，罗伯特·迪·西尔瓦是不允许别人在审判庭跟自己纠缠不休的。可是眼下，出于政治上的野心，他亟需报界的支持，所以他破例对他们客客气气。

詹妮弗端坐未动，静观地区检察官把记者们提出的一个又一

个问题挡回去。

“你是否打算给他定罪？”

“我不是星相家，”詹妮弗听到迪·西尔瓦彬彬有礼地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之所以需要陪审团，原因就在于此。他们会判定莫雷蒂先生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的。”

詹妮弗注视着迈克尔·莫雷蒂。只见他神态自若地站起身来。詹妮弗暗自思忖，这个人还带点“孩子气”。要她把此人和他被指控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联系在一起，实在是难以想象。她想：如果让我来确定谁是罪犯的话，我一定会选中斯特拉——那个右臂颤抖不止的家伙。

记者已经各自走散，迪·西尔瓦正在和他贴身的助手们进行磋商。詹妮弗很想知道他们正在谈论着什么。

詹妮弗看着，看着，只见一个人对迪·西尔瓦说了些什么，然后离开围在地区检察官身旁的一圈人，急匆匆地朝她走来，手里拿着一只马尼拉大信封。“您是帕克小姐吧？”

詹妮弗吃惊地抬起了头：“是的。”

“首席检察官让您把这交给斯特拉。让他把这些有关日期记清了。柯尔法克斯今天下午会千方百计地推翻他的证词，首席检察官要求斯特拉千万别把事情搅乱了。”

他把信封递给詹妮弗。她朝迪·西尔瓦望了一眼，心里想：他倒记得我，这是好兆头。

“您快去吧。检察官说斯特拉得花好一会才能记清呢。”

“是，先生。”詹妮弗匆忙站了起来。

她朝斯特拉刚才经过的那扇边门走去。一个武装法警挡住了她的去路。

“您有什么事，小姐？”

“我是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詹妮弗干脆利落地一边说着，一边出示证件，“迪·西尔瓦先生让我把这封信转交斯特拉先生。”

门卫仔细地检查了证件以后把门打开了。詹妮弗走进了证人

室。房间狭小，给人一种很不舒适的感觉。屋里摆着一张破旧不堪的办公桌，一张旧沙发和几把木椅子。斯特拉坐在一张木椅子上，右臂颤抖不止。房里还有四个武装法警。

当詹妮弗进去时，一个法警喊了起来：“嗨，谁也不许进来。”

门口的卫兵喊：“没事，艾尔。是检察官办公室派来的。”

詹妮弗把信封递给了斯特拉：“迪·西尔瓦先生要你把这些有关日期好好记一记。”

斯特拉朝她眨眨眼睛，右臂仍在不住地猛烈颤抖。

二

詹妮弗离开刑事法庭大楼去用午餐，走过洞开的审判庭门口，瞥见里面阒无一人，便情不自禁地信步走了进去。

詹妮弗一边看着，一边暗自思忖，这是个普通的审判庭，朴质无华，甚至还有点儿简陋。但不管怎么说，这里是自由的核心。这儿和所有其他审判庭一样，标志着文明和野蛮的分界。詹妮弗止不住浮想联翩：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就是缺乏这么一间看似寻常的法庭；在这些国家里，人们说不定哪一天会在睡梦中莫名其妙地被人——那些不披露真名实姓的仇人——从床上抓走，遭严刑拷打，直至迫害致死。这样的国家数目之多，实在叫人寒心。

詹妮弗想，如果美国的法庭一旦丧失了自己的权力，如果美国公民被剥夺了由陪审团进行审讯的权利，那么美国便不再是一个自由国家了。现在，詹妮弗已成了这一权力机构的一员。她伫立沉思，心中感到无比自豪。为了给这一神圣的事业增添光彩，使它留传久远，她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她感慨良久，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突然，从大厅的远处传来嘈杂的人声，喧哗声越来越响，最后